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第三十二回 小行者金箍棒聞名 豬八戒玉火鉗被夾

詞曰：海大何嘗自滿，天高從不多言。檐鈴角鐸鬧喧喧，只是此中漏淺。
慢說筋能成棒，安知肉可為鉗？闔開二字豈徒然，敢請世人著眼。

右調〔西江月〕

話說唐半偈與小行者，掃除六賊，殺盡三尸，救了劉家一門性命，絕了皮囊山一境禍根，歡歡喜喜又復西行。行了月餘，並無阻滯。唐半偈更加歡喜道：「這此時一路來甚覺太平，想是漸漸與西天相近了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西天近是近了，路上太平不太平，卻與西天有甚相干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西天佛地，佛法清淨，故道路太平。怎不相干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若依師父這等說，要成佛清淨，只須搬在西天居住，也不用苦修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雖說清淨在心不在境，然畢竟山為佛居便稱靈山，雲為佛駕便名慈雲，兩為佛施便為法雨，豈可人近西天不叨佛庇？若不如此，何以這些時獨獨太平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只就那虛理模稜揣度，似乎近是，若據我實實看來，這些時路上太平，還是老師父的心上太平。你看，今日動了這個輕心重佛的念頭，只怕又要不太平哩！」正說不了，忽見道旁閃出一個和尚來，將唐長老與小行者師徒四人看了幾眼，也不做聲，竟飛跑去了。唐半偈看見未免生疑，便叫聲：「徒弟呀！你看這個和尚行徑有些詫異，莫不又有什麼不平安要應履真的口哩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若怕應我的口，只須自定了師父的心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父不要理他。師兄這張口是終日亂嚼慣的，又不是斷禍福決生死的朱雀口，又不是說一句驗一句的鹽醬口，又不是只報憂不報喜的烏鴉口，說來的話只好一半當做耳根邊吹過去的秋風，一半當做屎孔裡放出來的臭屁。師父聽他做什麼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好兄弟，讓你討些便宜吧！但願不要應我的口，只要應你的口方好。」師徒們一面說一面走，走到一個村鎮上，正打算下馬入去化齋問路，村裡早走出一個老和尚、兩三個小和尚來，攔住馬頭問道：「東來的四位師父，請問聲可是要往西天去的麼？」小行者看見，忙上前答應道：「正是要往西天去的。」那老和尚又問道：「既是往西天去的，內中可有一位會使金箍鐵棒的孫師父麼？」小行者聽了暗驚道：「他怎知我的名兒？」便答道：「有是有一個，你問他做甚？」那老和尚聽見說有一個，便歡喜道：「一般也訪著了。四位老師父要知問他的緣故，且請到小庵中去坐了好講。」小行者便應承道：「就去，就去。」唐半偈遲疑道：「知他是好意歹意，去做什麼？不如我們只走我們的路吧。」老和尚道：「小僧與老師父同在佛會下，豈有歹意？若果有使鐵棒的孫師父在內，便要走也走不過去，就是悄悄的走過去，得知了也要捉轉來。」豬八戒聽了說道：「師父，不好了！一定是這猴子幼年不學好，不是賣弄有手段去做賊，就是倚著這條棒有氣力打死人，今被人告發，行了廣捕文書來捉人了。這是他自作的，等他去自受，與我們沒相干，我們去做什麼？倘被同捉了去，撞著個糊塗官府，不分青紅皂白，認做一伙，卻怎生分辨？」老和尚聽了道：「這位長嘴師父怎這樣多心？就是要各自走路，此時日已過午，也須到小庵吃些便齋好行。」豬八戒聽見吃齋便不言語。老和尚隨叫兩、三個小和尚在前領路，自家又再三拱請，唐半偈方下了馬，引著眾人同老和尚步入村來。

走不上兩箭路便到庵前，那庵兒雖有數間，卻潦潦草草，也只好僅蔽風雨。大眾到了庵中，又見過禮坐下，老和尚就吩咐收拾便齋。小行者忍不住問道：「老師父，齋吃不吃沒要緊，且問你，你有什麼緣故問這使金箍鐵棒姓孫的師父？」老和尚道：「這話說起來甚長。我們這地方按陰數六里一站，西去六站，六六三百六里有一座山，叫做大剝山。山上有個老婆婆，也不知他有多少年紀，遠看見滿頭白髮，若細觀時卻肌膚潤如美玉，顏色艷似桃花，自稱是長顏姐姐不老婆婆，人看他只道他有年紀，必定老成，誰知他風風耍耍還是少年心性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據你說來，這婆婆果有些詫異，但不知還是個佳人？還是個妖怪？」老和尚道：「我們那裡看得他出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要看出他也不難，他若道家裝束，清淨焚修，便是個仙人；他若裝威做勢，殺生害命，便是妖怪。」老和尚道：「他雖道家裝束，我卻不見他清靜焚修；他雖威勢炎炎，我卻不見他殺生害命。他在山中一毫閑事都不管，每年每月每日，只是差人到天下去尋訪那有本事的英雄，與他對敵取樂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對敵取樂，莫不是幹那閨房中沒廉恥的勾當麼？」老和尚搖頭道：「卻又不是那樣勾當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既不是那樣勾當，卻怎叫做對敵取樂？」老和尚道：「他有一把玉火鉗，說是女媧氏煉五色石補天時爐火中用的，後來補完了天，這把鉗火氣未熄，就放在山腰背陰處涼冷，不道忘記收拾，遂失落在陰山洞裡，不知幾時，被這婆婆尋著了，取回來終日運精煉煉，竟煉成一件貼身著肉的至寶，若遇見一個會使槍棒的好漢與他對敵一番，便覺香汗津津，滿身鬆快，故這婆婆每日只想著尋人對敵取樂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他既有人取樂，又問這使鐵棒姓孫的怎麼？」老和尚道：「只因他這玉火鉗是天生神物，能開能闔，分利害，任是天下有名的兵器，蕩著他的鉗口便軟了。莫說人間的凡器，就是天上韋馱的降魔杵，倘被他玉火鉗一夾，也要夾出水來。故這婆婆從來與人對敵取樂再不能夠遂心，故此到處訪求。他聞得當年天生石猴孫悟空有條金箍鐵棒，乃大禹王定海的神珍鐵，能大能小，方是件寶貝，曾在西方經過，卻又不湊巧，不曾撞著與他對敵取樂一場，故至今抱恨。新近聞得這孫悟空雖成了佛，他舊居的傲來國花果山受後天靈氣，又生了一個小石猴，鐵棒重興，復要到靈山求解，路必經由此過，故命他心腹人押著老僧日夜在此打聽，今日果遇著四位老師父，真可謂有緣千里。但不知哪一位是會使鐵棒的孫師父？」

小行者聽了大笑道：「只我便是！我只道是冤家對頭尋我討命，卻原來是要我耍棒取樂。棒倒耍耍也好，但只是我如今皈依了正教，做了和尚，自當遵守佛門規矩，怎好去與一個老婆婆耍棒取樂？況我這條棒頗有些斤兩，蕩一蕩就要送了性命，未必有什麼樂處。老師父倒不如瞞了他不去報知，讓我們悄悄過去了，留他那條老狗命多吃兩年飯，也是老師父的陰鷲。」老和尚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方纔小徒在路上看見四位師父，一面來報了貧僧，他心腹人一面就飛星去報不老婆婆了。他們走路俱會駕雲，此時只怕已知信了，如何敢瞞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不瞞他也由你，只是我不與他要棒，卻也由我。」老和尚道：「這婆婆注意師父已非一朝一夕，今日相逢，只怕由你不得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由我難道轉由他？」老和尚道：「這卻難說，只怕要由他哩！」豬八戒聽了嚷將起來道：「大師兄倒也好笑，這老師父原說請我們吃了齋走路，今齋不見面，只管斷生斷死的說這些閒話做什麼？」老和尚笑道：「正是，因貪說話忘記老師父們飢了。」遂自起身到廚房中去催齋。不一時，催了齋來，師徒吃完，大家遂收拾走路。老和尚看了道：「列位師父若往別處去，我貧僧就不敢放了，既是西行，留與不留總是一般，只是貧僧也要隨行，一來交代明白方見貧僧不是說謊，二來前面還有一個小庵，可備師父們過夜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是說謊不是說謊，且到對會時再看。有庵兒過夜倒是要緊的。」遂請唐長老上馬，大家相扶著西行。正是：

東有東王公，西有西王婆。

無處不有道，無處不有魔。

師徒們又行了數里路，天色晚了，果然老和尚又有一個庵兒留他師徒們過夜。過了一夜，到次早正打點收拾走路，忽見兩個中年婦人仙家打扮走來，手捧著一封戰書，尋著老和尚，叫他下與姓孫的師父。小行者接了拆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大剝山長顏姐姐不老婆婆謹致書於傲來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麾下：竊聞天毓英雄，未嘗無對；人生宇宙，豈可孤行？風嘯雲吟，世不乏龍爭虎鬥；花香柳綠，自相應鳳倒鸞顛。不逢敵手，安識誰弱誰強；必遇同心，方見或高或下。愚自愧不能竊至精之陰氣而生，辛叨最秀之坤靈以立。不須大藥，能駐朱顏；懶煉還丹，從他白髮。平生薄技，無非擅開闔之大權；終日交鋒，不過著感通之妙理。所賴入肉雙鉗，透心一夾，任古今聖神，未有不生於此而死於此者。故亮戟頰槍，望風遠遁；鉛槌臘杵，見影先奔。使予獨往來而無聊，自咨嗟而有恨，從未有知己之逢，如鉅鹿之戰以快一時者。止聞孫老師久具石心石骨，已成鐵腦鐵頭。況棒出神珍，堅硬剛強有金箍之號；且用通仙法，短長大小得如意之名，可稱靈戰精兵，衝鋒利器，倘縱之擊搏，定有可觀。是以未得相親，常形夢想；今逢當面，可謂有緣。因肅此陳情，上希電覽。倘名不虛傳，果稱善戰，請大開壁壘，以為殺伐之歡；倘真為假

托，不敢交綏，可自縛山前，以納過情之命。戰書到日，乞鑒裁批示。

小行者看完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這老婆婆甚不知恥，怎要與人廝殺的戰書，卻撒嬌撒痴寫做偷漢的情書一般？本不該打死他污辱了我的鐵棒，但他既苦苦將頭就棒，若不超度他一棒，只道我和尚家不慈悲。也罷，也罷！」就向老和尚討了筆硯，在戰書後大批兩筆道：「既老婆尋死，可於過山時納命。」批完，就將戰書遞與老和尚，叫他發與來人帶回。那兩個婦人得了回批，歡歡喜喜去了。這邊小行者方叫豬一戒挑行李，沙彌牽馬，伏侍唐長老西行。老和尚只不放心，猶或前或後跟隨。

他師徒們又行了一日有餘，方遠遠望見大剝山在前攔住，果然好一座山，□分秀美。有詩為證：

山山奇怪突還研，獨有茲山麗且華，
眉岫淡描才子墨，髻峰高插美人花，
明霞半嶺拖紅袖，青靄千岩列翠紗；
慢道五陰終日剝，一陽不盡玉無瑕。

師徒們到了山邊也無心觀景，只準備與婆婆廝殺，卻又不見出來，欲要竟進山去，又恐怕內有埋伏，只得緩緩而行。正狐疑間，忽聽得山中隱隱有金鼓之聲。唐半偈聽得，便叫：「徒弟呀，我看這個老婆婆先下戰書，又不突然輕出，山中卻又金鼓喧闐，舉動大合兵法，你們須要仔細，不可輕敵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也是這等想，師父說得最有理。」便對豬一戒、沙彌二人道：「那婆婆出來，你二人須與我先去衝他一陣，待我在旁邊看他有什麼本事，就好策應。」二人齊應道：「不打緊，等我們去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旌旗旗展，金鼓齊鳴，山中先涌出一陣男兵排成陣勢，然後涌出一陣女兵俱是仙家裝束。女兵陣中，簇擁著一位老婆婆，手提著一柄白玉火鉗直臨陣前，看見唐半偈師徒四人對面而來，就高聲叫道：「來的四位師父，不知哪一位是會使金箍鐵棒的孫老師，請上前答話。」

沙彌聽見，忙提降魔禪杖上前喝罵道：「哪來的老乞婆？偌大年紀，毛都白了還不知事！怎揀人布施？只問孫老爺的鐵棒，難過我沙老爺的禪杖打你不死麼？」老婆婆笑道：「金剛般的好漢也不在我心上，何況你一個沙泥和尚，哪裡問得到你？我不問你便是你天大的造化，便該悄悄躲去偷生，怎反來爭？我不問，想是你倚著這條禪杖，自以為稀奇，不知這樣兵器只好將去擲面，怎敢與我玉鉗作對？」沙彌道：「我也不知什麼玉鉗，我也不知怎麼作對，只一頓禪杖打死了你這老怪物，便是我上西天一段功勞。」一面說一面舞起禪杖，照老婆婆夾頭夾腦打來。那婆婆果是忙家不會，會家不忙，見沙彌杖來，他不就還鉗，先將身輕輕一閃躲過。沙彌見一杖不著，又復一杖打來，婆婆又一閃躲過。躲過了三杖，婆婆見禪杖來帶帶奔，然後將玉火鉗往空中一舉，就如一條白龍直奔沙彌。沙彌初看只是一條，將到面前忽變成兩片，似一張大口照著頭上直吞吞來；沙彌看見，慌了手腳，只得掣回禪杖來抵擋。不期剛剛直抵入他鉗中，被他合籠鉗只一夾，幾乎夾做兩段，沙彌急急掣回，哪裡掣得動分毫。婆婆笑道：「若是別樣兵器，不夾化做鐵汁也要夾扁做鐵鏟，你這條杖兒也要算做有些來歷的，夾在鉗中尚不扁不化，若要還你，你又要倚著他去生事，不如留下與丫鬟們廚房中撥火用吧！」遂將鉗一提，那條禪杖早已在沙彌手中搖擺，沙彌不捨，死命攥住。不道那婆婆力大，再一提那條禪杖，早已提去，反將沙彌帶了一跌，爬起來赤手空拳慌慌張張跑回來道：「利害，利害！」

豬一戒看見，笑道：「什麼利害！還是你忒不濟！怎麼自家的兵器都被人鉗了去？待我與你去討來。」遂跑到山前，叫道：「老婆婆好硬鉗口，看你不出，倒會夾人，想你是個螃蟹變的。但他們的家伙又光、又圓、又滑，所以被你夾去。」遂掣出釘耙亂舞，叫道：「婆婆，你看我這釘耙，牙排九齒，你也能夾去麼？」老婆婆笑道：「莫說釘耙只九齒，你這和尚就遍體排牙，也夾你個不活。你這些無名的野和尚，不中用的兵器，打人又不痛，抓人又不癢，只管苦苦來纏些什麼？趁早躲開！叫你那姓孫的出來會我一會，看他是真是假。」豬一戒笑道：「這老婆婆好沒廉恥！老也老了，還要想人，那姓孫的你便想他，他卻不想你，不如權將我姓豬的應應急吧。」老婆婆聽了大怒道：「好不知死活的野和尚！我倒饒你性命，你倒轉油嘴滑舌來戲笑我老娘。且拿你去敲掉了牙，割去耳朵，做個光滑滑的人彘，看你應得急應不得急！」就舉起玉鉗劈面夾來。豬一戒已親眼見禪杖打入鉗中被他夾去，便將那釘耙只在鉗外架隔，架隔開便乘空鋤來。且架且鋤，狠戰有八、九回合，當不得婆婆的玉鉗飛上飛下就是游龍一般，哪裡招架得住。直殺得滿身臭汗，欲要敗下來又不好意思，滿心指望小行者來策應，不住的回頭張望。不料小行者全然不睬，急得他沒法，又勉強支持了三、五合，一發心慌。忽見他玉鉗照頭夾來釘耙，急急掣開釘耙，將頭一擺。不期這一擺，一只耳朵竟擺在他玉鉗內，被他一鉗夾住，夾得痛不可當，慌忙丟去釘耙，雙手抱住玉鉗亂哼道：「夾殺，夾殺！」老婆婆微笑道：「你這大膽的和尚！你自情願出來應急的，怎又這等怕痛叫喊？」卻將玉鉗輕輕提回。豬一戒雙手抱住玉鉗，竟連人都提到面前問道：「你這和尚端的是什麼人？還是自己強出來與我作對的？卻是誰叫你出來搪塞我的？你們這個姓孫的和尚還是個虛名？還是實有些本事的？為何躲著不敢出來？須快實說，我便饒你性命，若有一字虛言哄我，我只消將鉗緊一緊，先將你這只耳朵夾下來，炒一炒貴與軍士下酒，然後再夾住你的頭，夾得扁扁的，叫你做不成和尚，卻莫要怪我。」豬一戒被夾慌了，滿口哀求道：「婆婆請息怒，我實是僱來挑擔的沒用的和尚，怎敢與婆婆相抗？實是被那姓孫的賊猴頭耍了，他雖有些本事，只好欺負平常妖怪。昨日見婆婆下了戰書，曉得婆婆是久修得道的仙人，手段高強，不敢輕易出來對敵，故捉弄我二人出來擋頭陣，他卻躲在後面看風色。我二人若是贏了，他就出來爭功，今見我二人輸了，只怕要逃走也不可知。婆婆若要見他，可快快放了我，趁他未走，等我去扯了他出來。」老婆婆道：「聞他有一條金箍鐵棒，能大能小，□分利害，可是有的？」豬一戒道：「有是有的，卻也只好與我們的釘耙、禪杖差不多，也算不得□分利害。」老婆婆道：「你這些話可是真麼？莫非說謊來哄我！」豬一戒道：「我老孫是個天生成的老實人，從來不曉得說謊，況又承婆婆高情，這等耳提面命，就是平昔有些玄虛，如今也要改過了，怎敢哄騙婆婆以犯逆天之罪？」老婆婆笑道：「你既不是哄騙我，就放你去。也罷，且說你怎生扯他來？」豬一戒道：「我只說，婆婆是個有情有義的好人，要見你一見，只不過是聞你的名兒，並無惡意。你若躲了不出去，豈不喪了一生的名節？還要帶累師父過不得山去。那猴子是個好勝的人，自然要出來相見，等他出來時，聽憑婆婆把玉鉗將他的頭夾住，就夾出他的腦漿來，我們也不管閑帳。」婆婆道：「若果是真話，可對天賭個大咒，我就放你。」豬一戒聽見肯放他，慌忙跪倒在地，指著天賭咒道：「我豬一戒若有半句虛言，嘴上就生個碗大的疔瘡。」婆婆聽了，大笑道：「既賭了咒，且放你去。要拿你也不難。」便將鉗一鬆，呆子的耳朵早脫了出來。

呆子得脫了身，也不顧耳朵疼痛，忙在地下拾起釘耙，說一聲：「婆婆我去也！就叫他來也！」不等婆婆發放，就一陣風飛跑了回來，看見小行者站在唐長老馬前，就象一些不知的。口內亂嚷道：「好猴頭，原來是個不懷好心的憊懶人！你哄了我二人先去擋頭陣，原說過就在後策應，怎看見我被他夾了去也不來救護？若不是我會說話哄騙了出來，此時已是死了。你這樣賊心肝，狗肚腸，還要與你在師父名下做弟兄哩！倒不如各人自奔前程，還有個出頭的日子！」小行者笑道：「呆兄弟不要急，不是我來救護，豈不聞兵法上說得好：朝氣盛，暮氣衰。這婆子初出來，坐名尋我，一團銳氣正盛，我若便挺身出去，縱不怕他，畢竟難於取勝，故叫你二人出去先試他一試。他如今連贏了你二人兩陣，定然心驕志滿，看人不在眼裡，又等了我這半日，一閉盛氣自然衰了，他那玉火鉗的夾法，我又看得明明白白。我如今走出去，一頓金箍鐵棒，不怕不打得他魂銷魄散，讓我們走路。」豬一戒道：「你便論什麼兵法，怎知我被他夾得沒法？說便是這等說，你也不要看得太容易了。那婆婆的夾法真也怕人，他張開了兩片沒頭沒臉的夾來，倘一失手被他夾住，任你好漢也拔不出來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這呆子不說自家沒用，轉誇張別人的本事，你看他夾得住我麼？你二人好生保護師父，待我去來。」

空著雙手，搖搖擺擺走出山前，厲聲高叫道：「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天生聖人孫小聖在此，來的婆子既聞我大名，要識我金面，何不快快上前來參拜？」那老婆婆聽了，果走出陣前，將小行者上下細細估計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我常聽得人說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，人人久傳你孫大聖的名頭，我只道你是他嫡派子孫，又傳了金箍鐵棒的道法，定然是個三頭六臂的好漢，卻怎生是這般尖嘴縮腮猴子般的模樣？莫非是假名托姓的麼？但別人手中可假，我不老婆婆手中卻是假不得的，快快老實說來，免得

動手時出醜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婆子既有本事偷了這把玉山鉗，又知訪天下豪杰比試，也象個有心之人，怎只生得兩只耳朵卻不曾生得眼睛。」不老婆婆道：「我雙眸炯炯，仰能觀天，俯能察地，中能知人，你豈不看見，怎說不曾生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眼雖是生的，卻不識人，只好揀選那些搽眉畫眼假風流的滯貨做女婿，怎認得真正英雄豪杰？所以說個未生。」不老婆婆大笑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古今的真正英雄豪杰都是尖嘴縮腮的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古今的英雄豪杰雖不盡是尖嘴縮腮，卻也定有三分奇怪面貌，出人頭地一步，決不是尋常肥痴可比。」不老婆婆道：「怎見肥痴不如奇怪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這婆子一味皮相，曉得些什麼？須知肥痴者肉，奇怪者筋骨，你想，幹天下的大事還是肉好？還是筋骨好？」

不老婆婆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且問你，聞你家傳一條金箍鐵棒是件寶貝，還是有是無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鐵棒是有一條，止不過將他護護身子，遇巧打幾個害道的惡魔，陷人的妖怪，怎算得寶貝？惟不貪不淫不墮入邪障，方是我僧家的至寶。我看你這婆子雖然白髮垂垂，卻顏如少艾，一定是盜竊了天地間幾分陰精，故裝嬌做媚，指望剝我真陽。哪知道我這點真陽乃天地之根，萬古剝之不盡，豈容你這老婆子妄想！倒不如安心自保，雖不能純全坤體，留些餘地還可長保生機；若一味進而不退，只怕你上面山地剝人不盡，下面的地雷又來消你了。」不老婆婆聽了滿心大喜道：「好猴兒！果名不虛傳，是個見家。既說明白，我決不害你性命。但聞名久矣，今既相逢，豈有空過之理？快取出你的金箍鐵棒來，與我的玉火鉗一比高下，耍耍便放你去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要與我耍棒不難，只要你拚得三死，我便與你耍一耍。」不老婆婆笑道：「要我死好不難哩！你且說是哪三死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待我說與你聽。」正是：

欲求生快活，須下死功夫。

不知小行者說出哪三死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